張文定公養心亭集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三

易說上正德九年七月十一日起至十年閏四月二十日畢

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宋濂溪周子作太極圖將太極另太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之說不得已而揭此以示人然視孔子易有太極與夫形而上下之意不免已支離矣故非默悟於象詞之外不足以與此所以程子受此圖未嘗輕以示人爲此故也到後來朱子因之遂於伏羲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羲畫卦本旨伏羲只自兩儀畫起何曾另立太極如周子來自朱子而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自此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此在明者能自悟耳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新安程氏曰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兼方圓圖

而言也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也故圓圖左旋起於六十四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於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於恒益東北相直也則起於恒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於震益恒巽益圓者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散爲用此先天之心法也朱子曰其中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愚按朱子此說特蚤年未定之見夫六十四卦何者非太極之妙

而必以其中白處爲太極耶今只就宇宙内看便是
且如乾坤定上下之位即天上而地下也坎離列左
右之門即日生於東月生於西也今必以中間白處
爲太極則自天而下自地而上日而西月而東中間
空闊去處乃是太極豈有此理朱子只因要把太極
圖配易硬要綴一箇太極在六十四卦之間至欲將
方圖移出在圓圖之外使圓圖中間空白以爲太極
伏羲原來何曾有這箇意思此一部易書大頭腦處
不得不辯且康節圖皆從中起之義說卦傳中甚是
明白孔子說圓圖起於天地說方圖起於雷風而朱

予使人求之空白之處決知其爲蚤年未定之見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自聖人得位者言之時乘六龍如事有所當安時有所當待導養時晦潛也禮樂刑政顯布天下見也警惕於時勢之未安擬議於事幾之未定惕也躍也董正百官利養萬物飛也挹損盈滿亢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太和即乾元物之所資以始者但至是乃保合耳盈天地間只是一團和氣物物各足自其各正而言則曰性命自其保合而言則曰太和其實非太和之外

別有箇所謂性命也且如一粒穀這米便渾是太和之氣此穀之所以生者也故謂之性天實與之故謂之命其在人則爲仁故曰仁者人也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少有査滓便是不仁便害他太和之氣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无不利

象傳恐人誤解六四以陰而反求於陽故曰求而往明也見六四乃以初九來求而往耳本義云下求昏媾雖主占者而言然體貼爻義則下求二字恐爲未安大抵陰陽交而後通剛柔合而後濟故周公發昏

辯二 斷於屯之二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有德有位宜其可以濟屯然方屯之時五實當之而方亨之勢則已屬之初矣此其所以大貞凶者也大哉時乎雖有德與位者亦莫之能違而况於有德無位有位無德者乎又况於德位之俱無者乎求之於古若商之帝乙其貞吉者也若魯昭公高貴鄉公其貞凶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有所待時中無所主便不免計較利鈍昏迷蔽惑而

不能光明躁迫煩悶而不能亨通須是篤信義命主張得定不使妄動則此心自光亨也艮爲篤實輝光此可以推有孚光亨之義貞只是以道自守安常處順不以志之未伸而有所激不以時之未遇而有所隨如此則終獲所需而吉也大川險地人能處險地如坦途者其道亦在能需而已

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爲師之主故周公言用師任將之道與彖辭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迷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似未若程傳之義爲悉有孚顒若詳彖傳文意似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朱子亦嘗言之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文王恐人專尚文飾故必曰小利有攸往蓋往而利者本大而行之以文也賁之爲道非有能增加於實德其於動履不過潤飾之功故曰小利而已蓋文必有節無節則過即艮止於外之意

復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凡係易爻兼看時勢如何且如初九不遠復似不及五之中以自考者然初得元吉而五止於无悔者初以一陽爲復之主正當進往之勢非五之所得而比也如六二休復而言吉六四獨復而不言吉蓋二專取復義而四與相應則無論其勢之足以有爲否也

無妄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分明便說盡坤道不耕穫不菑

衜分明便說盡无妄之道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最明快較勝程傳看象傳文意却似程傳爲得

宜更詳之

大畜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畜名卦本取以艮畜乾此是最易曉者故不復及

餘卦放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進乎上據得其所而畜乎下尊尚賢德則能畜賢

健者易進而能畜之皆畜道之大正也凡看卦詞及
彖傳要如此體貼
不家食吉養賢也
養賢所畜養者大矣賢者不能養則望望然去矣安
能畜而止之哉故上能畜賢則賢者可以行其所畜
之大而不家食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德應乎天所畜之大也涉大川所濟者大也
易說中
咸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利貞利有攸往謂恒守正道而不變如不牽於外誘不動於非僻則事至可處物來可應有所往而无不利矣如其習於不善豈可以有所往哉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行於外風入在內各居其方也

遯亨小利貞

小人中稍安本分的便自利往事可見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有中正之德與人相契所以能去得恰好

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則是去其私蔽而與大明同其體必如此而後可以為晉盛之主也又六五柔體易有失得之累故戒之

家人

家人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蹇

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故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屯蹇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中溪張氏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五也愚按坤陰上遷而以陽益下分明是遷國益下之象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爻當與六二對看一則無心於益然人或益之而

不能辭一則專志求益然不惟無益而反有傷

夬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凡卦詞爻詞皆因象發義至精至密膚柔物也衆剛迫於下爲臀无膚之象居柔而不斷爲其行次且之象兌羊象也羊受牽則群進四有其象固可以亡其悔而不中不正之資又坎耳塞其內故雖聞言而不能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雲峰胡氏以爲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

始生之時故以取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兌口上開號象也孤陰無與故爲无號

姤

姤之時義大矣哉

恐依程傳本上文賛遇時大爲是

萃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涕洟上六所遭之時佐然耳然非所以爲咎也

本義作戒占宜更詳之又按齎咨涕洟項平菴以爲

兌口之象丘建安以爲說極而當以憂慮之猶臨之六三居說之上而有既憂之之戒也

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无咎只自卜祭者言而進交於君之道固自在其中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分明是柔以時升之象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進齋徐氏曰兌口不揜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

相矣故有言不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先儒以為艮體象人背面而去者故卦辭如此則背字當無不見與止之義蓋惟不見故止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言所思不出其位也程傳最精但說思字欠重似未合本文意耳

漸

其位剛得中也

冈上言得位故此曰其位是虛說得中便是位程傳

以爲尊位更詳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不云進德而云居德體艮山之象然德必漸進而可居也善俗固必以漸亦兼取木入之意凡象傳意最精宜細玩之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群醜也失其道也皆言其過剛不中而無應利禦寇本以其剛夫子恐人專以剛爲尚故曰順相保也

巽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凡人有所巽順委曲必其有所變更不得已者所謂巽以行權是也五居巽體便是悔貞則其巽也皆順於理周旋精當故吉而悔亡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所以巽乎貞也所謂剛巽乎中正者如此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凡爻辭言无咎貞厲貞凶辭同而意有異者當各因爻義觀之如巽上九過巽而無斷又何貞之有本義以爲雖貞亦凶於理未安恐當依象傳作正乎凶爲

是盖貞者正當之義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是也

未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爲濟之主事之未濟者一齊整頓粲然條理這便是君子之光

易說中

易說下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直而不私乾之易也順以從乾坤之簡也發乎己而無累君子之忠也順乎物而無違君子之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二氣變遷而不已即剛柔之相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生生而不窮即八卦之相盪也

陽主義知大始也陰主利作成物也確然行之直遂

不回義也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隤然應之曲成不虧利也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是故陽施而陰受施也者不與諸已而受焉者必保其終不與諸已者振奮割截不計其利鈍成敗之謂也必保其終者含容卑順隨物所宜而全之之謂也是故制義以興利利物以和義

事莫難於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

事非難也多顧忌則難矣多顧忌志撓於欲也志撓

於欲則游移前却不勝其重矣方是時也巳且不能自知人焉得而知之事非煩也作聰明則煩矣作聰明心役於私也心役於私則支離穿鑿不勝其擾矣方是時也巳且莫知適從人焉得而從之天下之人極千億之多而其得乾坤之理則一也易者同物故易知而有親簡者從物故易從而有功故吾之所爲埶乎人而人自與我以成德也有以適於人而人自輔我以成業也是故自私者不可與有言也自好者不可與有行也

操存熟則一而不貳不貳其於事也當行即行故易

涵養深則虛而無碍無碍其於動也隨物付物故簡

乾坤以易簡生物故人之生也直

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卑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雖萬有不同而其實不外乎陰陽而已陰陽乾坤也乾坤之德易簡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位乎上而始萬物地位乎下而成萬物人位乎中不能兼體萬物不足以配天地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章首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人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

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
聖人作易而明吉凶故君子學易則有吉而無凶也
盖象之所陳詞之所著莫非三極之道君子是觀是
玩而動靜不違則人極自我而立而天極地極不能
外焉天其有不祐乎或曰六爻之動何以為三極之
道也曰吉凶悔吝者乃人事得失憂虞之象也變化
剛柔者乃造化進退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孰非三
極之道乎曰然則本義所謂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

上爲天者非與曰朱子因後章兼三才而兩之故爲此言然彼專言所以六畫成卦之意故不害其細分此則言聖人觀象係辭而主於剛柔變化意各有在恐不可以彼而泥此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介不容以髮故君子無時而不憂是以能無憂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一章

易之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故聖人以窮天地之理以盡天地之性夫然後見於功化知仁迭運而應感無方是聖人之神易也是聖人彌綸天地之道而神易見矣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天地易書聖人一而已矣神無方以造化言而卦爻之無體者在其中易無體以卦爻言而造化之無方者在其內對舉而互見者所以明造化易書之非二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見理自然忘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忘私自然及物知因於仁仁因於知聖人一天地

也
按字書理玉膚也凡物紋理之微莫如玉膚天理之細入於無閒者如之故謂之理聖人心與之契則其所以爲幽明所以爲死生所以爲屈伸往來萬變不齊而見其皆井然有條緒焉是以樂之或曰願聞其端曰未易言也古今事有甚逆者矣以文王而居羑里其極也然而易道於是乎興焉則文王身困於一時而教明於萬世推此類也富貴福澤以厚吾生貧賤憂戚以玉吾成與亡之機治亂之故理焉往而不在哉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

動而不可亂也是可樂也曰請問安土敦仁之能愛也曰人之生意爲仁是其所以生者也及其累於私也隨在而有不足之心焉不足之心鄙吝之心也鄙吝之心生而怨懟且加於骨肉之際矣矧曰其能濟物乎哉是故素其位而行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不怨不尤而惻怛慈愛洋洋乎不可勝用矣

能樂天故其於安土也益固能安土故其於樂天也益深

大哉聖人之作禮樂也曆象授時體國經野修六府諧八音樞機品式憲禁刑罰無所不備至於防潦揚

芟薙蔟赤犮壺涿翦薙莫不有法其於範圍天地不亦審乎衆八政治三事類族辨物服牛乘馬簪縢有用孤竹孫竹有宜山澤有虞川邍有師丱葛蜃炭有司爵卵毒矢有禁獸畜有醫鳥獸言有蠻夷之隸其于曲成萬物不亦周乎故曰明則爲禮樂幽則爲鬼神明也者體夫幽而達之者也故神易之妙不在天地易書而在聖人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章

陰陽流行而不窮是之謂道離陰陽而言道者非也道外無善善外無性故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

性惡者不知道者耳成之者陰與陽而已矣故性也者知與仁而已矣仁知合一君子之道也所以神變化而無方者也仁者以興功致利爲德而適以喪德知者以退藏寂滅爲足以成業而致於廢業是皆得性之偏者也得性之偏者滯於氣者也滯於氣者物而不通況可以言神乎仁知之偏者若此而況於百姓乎神變化而無方者造化其至矣顯諸仁藏諸用闔闢翕張無停機也而一出於無心德業不其至與是故其運於變化者於象法見於占筮無宰而無乎不宰此不謂之神乎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以氣爲道何也曰理氣一也六十四卦不過陰陽二畫則知道不在陰陽之外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物則不通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神妙萬物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一章

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萬物莫不資乾坤以生而各得其理此乾坤之理所以極遠近上下而無間也易之所有不過乾坤則其遠不禦邇靜正而備有天地之間豈虛語哉

君子之存誠也其以法乾乎主敬其以法坤乎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故誠敬之至而於應天下有餘裕也深哉君子之静而致其一也物莫得而二焉凡天下之物必有閒也以至一而遇有閒是故無堅而不入也無微而不析也此其動之所以直也君子之静而致其虚也物莫得而窺焉凡天下之物必有跡也以至虚而遇有跡是故無遠而不應也無大而不勝也此其動之所以闢也

曰專曰翕是静中有物也是故虚無之說破矣曰直曰闢是動中有静也行所無事是故權謀之說廢矣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剛得中者乾道也柔在內者坤道也實則不分虛則無間

動而行所顧忌回互則異於乾之直矣生於其心之無主動而有所隱忍周遮則異於坤之闢矣生於其心之有物故誠則無事乾之道也敬以行簡坤之道也

專也者守而一也翕也者斂而固也一則精固則審精則震雷不能撼審則鬼神不能窺是故宇宙在乎我萬化生於身

聖人之酬天下也其有機權乎專以動故不禦翕以

動故無疆

專則其主宰也無貳翕則其含蘊也無窮

專也者凝其志而不貳翕也者緘其機而不泄專而後

動則如遊刃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源

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

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也以不翕之心應物

是求鑑於湍也靜專則其利斷金動其有不直乎靜

翕則含弘光大動其有不闢乎

此壹聖人示人心法之要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退藏於密

子曰易其至矣乎 一章

天地之性吾性也成性存存則天地去於我而易亦行於我也天地為易之門成性為道義之門一而已矣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禮也上達知也是故肖天惟聖知聖惟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止 擬議以成其變化

象爻皆所以明變化之道也故曰易擬議以成其變化體易於我也

至賾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

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

自著欲過慎也勞謙思致謙也亢龍惡居亢也户庭

教客負乘戒慢皆教人以自反而敬畏之道也

二人同心靜之專也其利斷金動之直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章

顯道神德行皆以數言本義道因辭顯更詳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章

至精無二三也辭占所陳莫非至理理一而已故感

而即應亦靜專動直之意

易無思也無爲也一條

寂然不動不著於外感而遂通不累於內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一章

天有太極冲漠無朕而萬化行焉人有太極退藏於密而神知出焉易有太極無思無爲而大業生焉聖人體天道以作易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一條

朱子曰興神物以前民用作易之事也齋戒以神明其德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

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一條

天地變通以生蓍故蓍卦變通以利民而民咸變通以順天

是故易有太極止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形而上者謂之道蓋自有不著於物者故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全太極之妙也通天地萬物而無間者其敬乎

寂然不動易有太極形而上者謂之道皆聖人示人以心法之妙學易之原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然後

爲善學易者

子曰書不盡言一章

道載於象故象大而聖人之意盡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契意於象者也孔子欲無言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歎其門人未能不言而信也

道形而上無聲無臭也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乃能神明乎道一有聲臭則與道爲二矣子思作中庸出於此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能神而明之之人此孔子之門以德行稱而傳聖人之道者顏曾閔冉四子而

已

默而成之者無容心而自得不言而信者超見聞而獨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之謂也

此章始之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啓形而上下之說而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語脉融貫首尾照應至爲精密宜深味之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聖人之情吉凶與民同患故象爻變占無非所以明失得之報使斯人有吉而無凶耳天地之道貞觀者

也故聖人布之爻象以著其所示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施之政教以普其好生之德

夫乾天下之至徤也一章

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其唯聖人乎

乾坤易簡而知險阻天下之理備於此矣是故能說心研慮定吉凶而成亹亹也變化云爲以下申言易理顯著於天地之間不待易書而自足以開物成務此天地自然之能也顧百姓之愚不足以與能故聖人作易以成之而百姓皆與能焉成能與能之能即能說諸心之能也

天下之至險阻者其惟人情乎將叛以下人情有六焉而吉人居其一耳可不畏乎夫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彖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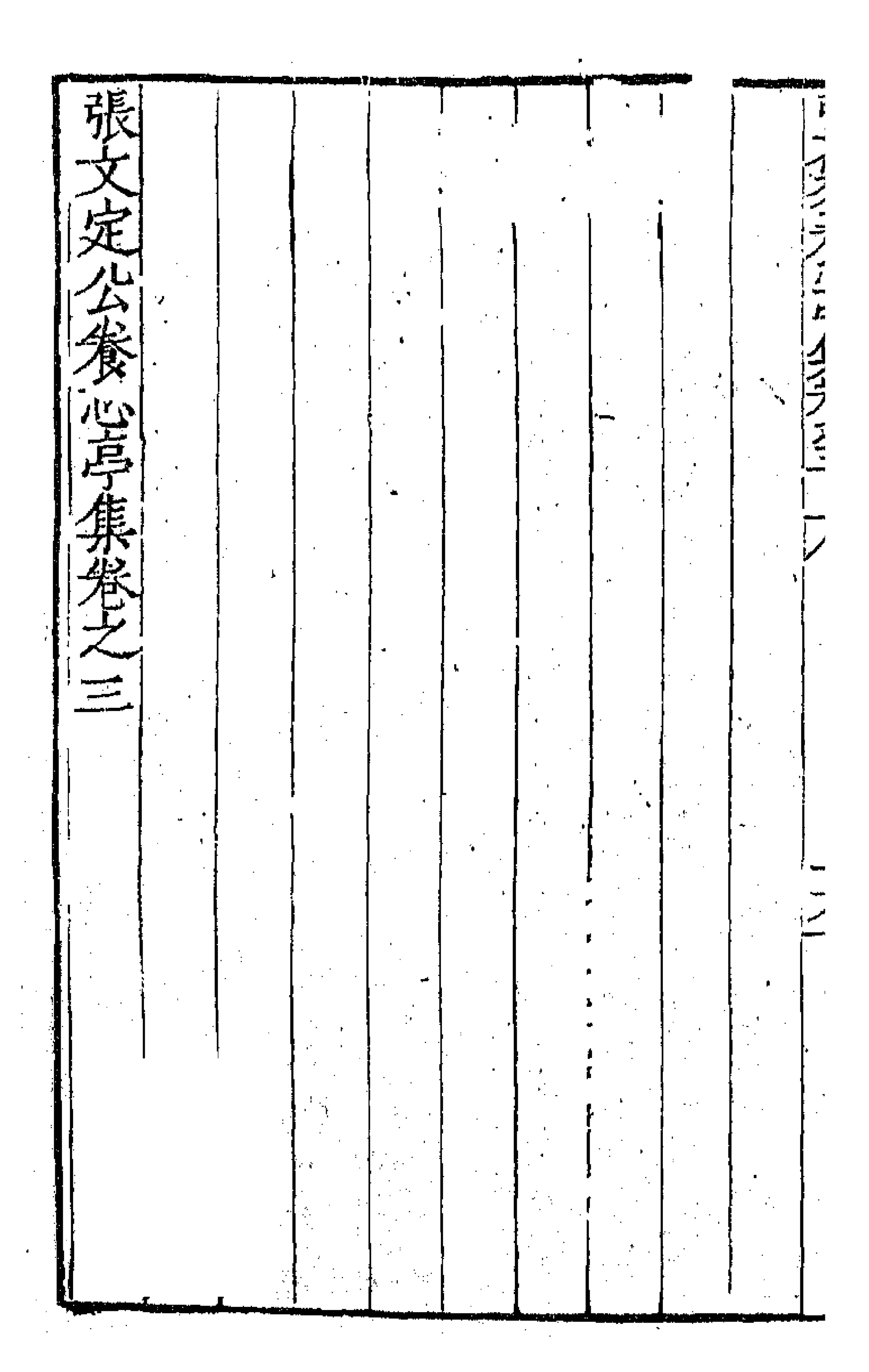
易則易知不易則險矣人斯陷焉簡則易從不簡則阻矣人斯困焉此章始之以知險阻而終之以人情夫子之意深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一章

太天之道曰陰與陽然而雨暘燠寒有極備極無之時也太地之道曰柔與剛然而山川草木有崩潰夭閼之時也太人之道曰仁與義然而有猛隘强粱懦弱邪佞之徒也是皆不可謂非性命之理也然以為性命之本然則非也雨暘燠寒雖或失其時然而晝夜四時不可易也山川草木雖或反其常然而流峙開落不可變也仁義之性雖或流而為惡然而惻隱羞惡之心不可息也故曰不可不謂之道而非道之本然也自易觀之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及其相摩相

盪而得失憂虞紛然而不齊者乃其勢之自至而天地亦莫如之何也然其理則一定而不易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不仁者仁之失也不義者義之失也不可謂人無仁義也謂人無仁義是猶謂天無陰陽地無剛柔也顧天雖有愆陽愆陰而不勝其陰陽之正也地雖有愆柔愆剛而不勝其剛柔之正也若人則無所不至矣此其所以名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者也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凡以爲斯人耳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三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四

尚書說序

說尚書者至蔡傳而備矣予復爲之說者亦以推明蔡氏之旨耳語曰孔子罕言命與仁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夫詩書禮三者於命與仁之說詳矣然而莫詳於書者也 孔子之雅言者求其所罕言者斯孔子之意

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古之聖王所以

也學者誠由是而求之則其戒懼省察自不容已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已終懼不免焉雖誦說終身其於書也何有

虞書

堯典

之德難言也聖如堯孰得而言之堯典其天乎其爲言凡四百餘而究其實可一言而書以堯典一篇以欽之一言始終焉凡其言欽者四而聖人之所以同於天者見矣

堯之舉舜也于其孝友及將巽之佐而試之也于其二女之刑由是觀之則堯之所以親九族固亦有自始乎

堯典一篇與詩之周南召南相表裏

曰若稽古帝舜止五十載陟方乃死

西山真氏曰察璣衡以擬七政正如人子事親候候顏色惟恐一毫少有拂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或曰金作贖刑以施於老幼廢疾亦足以補蔡傳之不足

舜格于文祖或曰何祖也曰祖堯之祖也曰何宗曰宗堯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堯丹朱之所祀也曰舜之於堯其精神意氣固相妙會豈特父子骨肉哉惡在其非族且天下堯之天下也舜受

天下於堯則當為天下宗之而不得以私其父明矣然則瞽瞍廢祀乎曰何為其廢也別為之廟而祀之其禮數奈何曰如堯而不以郊朱子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〇今按此恐程朱未定之見或曰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非與曰使禹傳天下於鯀也以郊焉可也禹之有天下也舜授之禹不得以私鯀或曰鯀舜之所殛也天下之罪人不可以配天亦非也禹以為鯀有罪而廢其郊是以子罪父也而可乎禹受天下於舜故當為天下宗之使鯀

而大賢也亦不得以郊舜與禹共事相類故并論之

朱子曰古者詩以言志人以之歌而聲出焉故曰聲依永後世先定律調而以詩合之是永依聲耳

大禹謨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止俾勿壞

益因舜歸德於堯故遂言堯德合天以受天命禹遂言天之吉凶應如影響所以申益之說也故益歷言從逆之事以爲戒而禹又申明其實蓋飭敘九功則無失法度違道咈民之爲矣尤懼其怠而勸戒之無已焉則逸樂怠荒之心無容作矣蓋事之成壞相因

而吉凶常相倚伏故無虞之日正儆戒之時也爲君
臣者惡可以不艱也哉
水火金木土相克而成用天下之物未有不然者盖
陰陽相勝而相成自然之道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
吕氏曰纔大已即有物與我對不矜不伐無我也故
無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文祖神宗其廟號之始乎古者廟號必稽其德豈有

誣人有虞氏哉曰神宗則爲堯也無惑焉程子朱子以舜宗瞽瞍故於此復明之蓋舜雖愛父必不加瞽瞍以神宗之號誣之也益稷篇祖考來格考謂瞽瞍蓋瞽瞍初不廢祀說見堯典

三旬苗民逆命止有苗格

益之告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與此賛禹者同意

皐陶謨

天叙有典止政事懋哉懋哉

此即所謂天工人代者也君臣相與同寅協恭則與天之一陰一陽於穆不已者無間矣和衷則與天之生民有物有則者無間矣至於刑賞之政君臣懋勉

之心一或有息則刑賞皆出於有我之私而豈復天
命天討也哉故不得而不兢業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止　敬哉有土

典禮命討皆承天以安民者也而聰明明畏天實因
於民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止　師汝昌言

夫憂勤惕厲之心常存而不懈乃聖之所以聖然與
托之言辭不若指其行事之親切而尤足以動人也
故禹之昌言不過自陳其日孜孜者而皋陶曰師汝

昌言則深有以知禹之心矣

稼穡固艱難之事水平播種之初其艱尤甚故曰奏

庶艱食鮮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止欽四隣

欽四鄰總承上文而言四鄰云者言親近而相導于

左右前後者也

禹貢

禹敷土　止成賦中邦

楊文懿公曰東匯澤爲彭蠡先儒考之水道不合多

謂禹未嘗親歷其地而誤書吳草廬以爲錯簡而移

置于東逝北會于滙之下良是愚謂既如此則彭蠡在大江之南而經言北會東滙亦未可曉。

楊文懿公曰河源世莫能窮之元潘昂霄志謂元世祖嘗遣使西邁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乃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若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注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連邐東騖成川名赤賓河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又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

流淩大始名黃河又東流岐裂八九股漸至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崐崘也自崐崘南行漸遠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崐崘北流泆東又北流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乃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有林木暢茂也昻霄志甚詳今按其略耳鳥鼠同穴蔡傳引地志釋爲兩山而謂孔氏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之說爲怪誕不經蒙按爾

雅鳥鼠同穴其鳥名鵌其鼠名鼵孔氏因之今人居渭源縣及過者往往見之非恠誕也然詳禹貢文法則鳥鼠同穴本是山名蓋是一山後或離爲二名故地志載之而蔡傳引之也

錫土姓　止告厥成功

唐孔氏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王者自敬其德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商書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　止奉若天命

禹之舊服䘵廢之湯纘之則雖革禹之祀而實以繼禹之志也仲虺所以釋湯之慙莫切於此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止克綏厥猷惟后

朱子曰古之聖賢朝夕常對越在天故其言如此新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始于此中庸言命性道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皆以若有恒性一句屬下文蔡氏獨屬之上文諸家以惟后對惟皇上帝爲兩段蔡氏以帝降民性后綏爲三段豈民本無恒性必待君順其恒性而後方有此性耶此章蔡說最優非可易及

朱子誠不輕付矣竊恐未然更詳之

爾有善朕弗敢蔽　止　無以爾萬方

林氏曰所謂罪當朕躬非必其身之罪也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故民之有罪乃君之罪也人君必使天下皆無罪然後無負於天之所任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止　以聽冢宰

按邵子皇極經世以太甲元年繼湯與書序孔氏之說合程子亦以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言年齒

之數與趙氏之說不同而朱子蓋兩存之至蔡氏則専主趙說又引吳氏之說以為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愚謂湯既已稱烈祖則其時已塟而祔廟矣孔氏奠殯之說固非而吳氏之說亦未足深據也蓋喪之未除雖君居諒闇然十二月歲首之時將告即位而特設大祭故曰祠伊尹率百官奉太甲特見於湯故曰祗見是其義亦可以通而非必如趙吳蔡氏之說也且元祀十有二月湯崩已數月而升祔則嘗於桐宮蔡傳以為將塟之地者亦未為有據也太甲曰王徂桐宮居憂

則疑是居湯之憂矣然此皆不可深考者宜姑闕之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止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篇始終皆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而中言烈祖之成德然其所以為訓者不過愛親敬長以脩人紀而已則帝王之道所以畏天而法祖者可知而祗厥身之三言又其本也小善必為小惡必戒祗厥身之實也

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止忝厥祖

顧諟天之明命則此心昭然無一毫私欲而與神明

相爲流通故足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西山真氏
曰湯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
交至近而非遠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即王庸作書以誥之庸恭傳似失之鑿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止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丕顯則顧諟可知顧諟明命而大命用集天人
之感速矣哉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即此意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湯誥曰若有恒性言性之本然者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此言習與性成則專指其不善者言之耳夫率性之道不能不待脩道之教而後成若有恒性不能不資后王之猷而克綏蓋既謂之性則固已墮於氣質之中矣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說無以踰此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止 圖惟厥終

太甲歸亳之初即自言欲敗度縱敗禮而無以諱忌

其光明俊偉眞足與爲善者矣或曰　孔頴達曰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橫加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作耳其說如何曰是固然也然氣有反戾而災祥容有不得其正者人能脩德以弭之是可違也祥桑雊雉之類是矣邵子曰天作孽十之一不可違自作孽十之九不可逭太甲之身一及此蓋其困心橫慮之時思惟詳審而見理昭灼其悔過遷善之意至是有不容自已者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　此承王之休無斁

惟明惟聰朱子以爲惟明后之惟是也蔡傳以惟爲

思恐非文意

伊尹申誥于王曰　止　邦其永孚于休

懋敬厥德則能仁能誠可知矣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可知矣自下自邇恐其忽於卑近也懋敬之實也曰難曰危曰慎皆敬之謂也故此篇首以敬與仁誠並言而克敬惟親之一言又一篇之大旨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　止　永底烝民之生

道之在天下以其體言則曰太虛以其數言則曰太一以其主宰萬物言則曰太極惟其虛故一何者淡

於形質則萬殊矣惟其一故為物之極何者有二則
爭不足以主物矣故天以一理主萬化人以一心主
萬用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夫用人行政千變萬化逐事而正
之何可勝窮惟得其理之一則無往而不當故舜告
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伊尹告太甲曰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蓋秉吾一德而推移變化於事物之間亦
循天道之不離于氣而不囿於氣也故尹於太甲以
是終篇而反覆曉告其大旨不出乎敬之一言則又
所以一其心之要法也真可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

矣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以巳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為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巳之澤為恥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後世悻悻自用者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盤庚三篇

呂氏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觀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觀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觀其措置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於事懦者或懼人言而輒沮果者或

拂人情而不恤盤庚可謂內不失已外不失人矣

說命上

王宅憂　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天人孚感之妙所宜致思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其惟語詞奈傳訓惟爲思恐非文意

說命下

惟口起羞　止事神則難

言動刑賞官爵慮之既審而動之以時則外不奪於物欲而有物來順應之妙然惟以有爲爲應迹而不

知善之在己焉則內不擾於己私而有廓然大公之體至於外患之不虞近習之寵幸過誤之文飾又人情之所易忽而莫之戒者也又能於此而恒加省焉則憂勤惕厲之心常存不死可知矣故以惟厥攸居政事惟醇終焉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夫此心旣惟其居之是安則其聰明無少壅蔽而於政事之施慮無不善而動無不時所謂惟醇者也此則憲天之極功必如是而后無負乎君天下之責也嗚呼古之相天下者以天事君故其言如此後世則庸衆人視其君而已矣豈不痛哉又按說命中篇醇之一言乃其大

旨詳厥攸居欲先醇其心也有所雜非醇也有所間斷非醇也自喪厥功以上欲其隨在而無不善之雜也自惟事事以下欲其隨時而無怠肆之間也而所謂政事惟醇者固已寓乎其間矣此其造道之精深去言之微密條理融貫所宜熟味而蔡傳引蘇氏之言以爲散而不一蓋未深究其旨耳又一言之間必各舉夫利害而明布之可謂深得告君之體矣至於黷祭一事又高宗之失舉故又特言於後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 止 其永無愆

能體先王之道而後能守先王之法故說詳言爲學

而終之以監成憲以此

昔先正保衡 止 時予之辜

西山真氏曰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

存此念

武成

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楊文懿公曰社土神句龍人鬼古者祭社以句龍有

功於社而配享之非句龍即社也蔡氏因漢孔氏之

誤未及正耳

洪範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止彝倫攸敘

當堯之時惇叙九族以和萬邦彝倫固非鯀之所能斁然自鯀言之則其方命圮族固彝倫之所由敗也

初一曰五行　止威用六極

朱子曰九疇之叙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

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又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皇極建則乂之以三德而威福王食出於上否則移於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筮臣民從之而吉否則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人事不脩天道易常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錫民爲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否則斂六極以厲民矣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愚按皇極之建其實不過五事而已敬之一言九疇之本也

嚮用威用云者即傳所謂作福作威者也人之福極禀於天而人君得假之以勸懲焉者蓋其柄掌於人君而其感召之機則係乎其人故也天人之際學者宜致思焉

五皇極　止　錫汝保極

人君以天下之福德爲己福德故曰云云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苟知于帝其訓則惡得不念哉凡自古聖賢之言皆帝之訓故知畏天命者畏聖人之言

六三德　止　民用僭忒

正直剛柔一失其道則威福將下移可不審哉蓋天下莫大於道而惟道可以服天下得莫大之道然後可以居莫大之位不然下必有竊其柄者矣觀此則知天子之權不在其勢而在其道

八庶徵　止一極無凶

庶草蕃廡則民生畢遂可知矣此又五福之所由生也

曰休徵　止蒙恒風若

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天有五行人有五事天人之道止是而已禹疇曰敬用五事則敬又建皇極之本也

予嘗為洪範五事感應圖為之說曰貌肅則靜水大陰也體也言乂則達火太陽也用也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為哲之反收斂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為謀之反水火金木成於土貌言視聽本於思思也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歲月日時無易　止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西山蔡氏曰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早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

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盖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識之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恩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於此不言曆數

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度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愚按五事得則三德之用宜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以日月之行不偏於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又按三德用則天下皆囿於皇極矣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如此

九[illegible]五福[illegible]正六極[illegible]

好德也惡也弱也皆係於我者也而均列為福極者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五福本於好德六極本於惡弱故人君得以斂福以錫民而以之

罰用威用於天下焉蓋禍福之出於君者即出於天者也然其實則在於其人之自取天與人君不得而私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深哉

旅獒

德盛不狎侮　止　罔以盡其力

德不德敬不敬而已故曰德盛不狎侮夫使民之道莫大乎敬矣吾敬人人亦敬吾事吾慢人人亦慢吾事吾先使人慢焉而責其盡心力不可得也此召公之所以戒也或曰召公之陳旅獒也而以狎侮戒何也曰人以私交於我吾從而應之是與相比暱也非

狎乎有慢易之心非侮乎古之帝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無一毫自私狥物之心焉是故不狎侮人亦不狎侮於人此所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者非德盛其孰能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以道寧則不玩物矣言以道接則不玩人矣不玩物不役耳目也不玩人不狎侮也

微子之命

吳氏言武王克商已封微子於宋至是武王殺武庚乃建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其說良是

爾惟踐修厥猷　止尹茲東夏

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

康誥

王曰汝陳時臬事　止末有遜事

此即說命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之意盖又宅心知訓之要訣也

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　止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武王以萬方之罪爲己罪而不敢怨天尤人一至於此盖真聖人之心讀者詳之

召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止 王其疾敬德

此章皆王在天啓下文面稽天若之意智藏瘝在啓下文無遺壽耇之意民哀天天哀民啓下文畏民喦祈天命之意敬德而曰疾云者啓下文初服之意也

洛誥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止 汝丕有辭

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

汝其敬識百辟享 止 惟事其爽侮

敬則貨利之私不足以蔽之而有以鑑人之情僞故曰敬識百辟享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鎭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

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之艱難乃小人之所以逸也故以稼穡為小人之依叅傳恐非文意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止　曰昔之人無聞知

凡事非所身歷則不知其所從來者之艱難未有不侮厥父母以為無聞知者也周公可謂曲盡人情而所以儆成王者亦至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即康功成王無斁其康事此其能繩祖武周公訓迪之功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止　茲四人迪哲

古之人所以惕厲憂勤不遑暇逸者蓋見夫人情事理之明而不容以自止也所謂迪哲者如此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止　不啻不敢含怒

於此可見古之哲王至誠反己乃其迪哲之實而聖之所以聖者也不啻不敢含怒蔡傳去其不敢二字發揮未明更詳之 蔡傳解作不啻含怒不發甚淺了不止不敢含怒又從而自咎焉

周公文義甚明

君奭

嗚呼君已曰時我　止　在家不知

詳在家不知之言則古之大臣以天下爲己責其所

我備豈容輕自釋哉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止　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故殷嗣天居位多歷年所而喪亂之威用以消滅也今汝為永久之念而所以保乂有周者亦若有殷則亦嗣天滅威而有固命矣嗣天滅威蔡氏本孔氏說今詳文義竊恐未然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人皆知天威之可畏而莫有能畏之者迪知天威者眞知明畏而勤厲修省不能自已者也無逸稱文王迪哲君迪哲於上臣迪知於下周之治所以為不可

及也

多方

洪惟圖天之命　止乃爾攸聞

此篇首責多方圖天之命故遂發帝迪之說而下文於桀紂皆以其圖天之命為言夫日用之間一云一為無非帝之所迪則天命蓋無往而不在也頃刻有息猶為絕天而夏商之君曾弗能終日勸焉則其自絕於天固已極矣乃徒以其私意而圖天之命則其輕侮上帝又孰甚焉多方殷士會不此之監戒反欲效其所為而圖天命於既去之日則豈非探天之威

也哉或曰夏商之君何如其圖帝之命也曰桀嘗曰日亡吾乃亡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盖彼見夫疆域之廣臣民之富自謂祖宗積累之深而天以貽我可以永恃而不恤而不知夫命之靡常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周公之意若曰使自湯至帝乙一有不能明德慎罰之君則商亦不待紂而後亡矣以見天命必慎厥麗者乃能承之而必非可圖所以深折殷民之私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多士言紂不能聽念于先王勤家此日罔可念聽盖

人君不知所以聽念則天亦罔可念聽矣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正　尹爾多方

曰帝引逸曰帝之迪曰天惟式教此理甚明心存則

察之矣嗚呼此古之帝王所以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也與

立政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新安陳氏曰話言樞機之發也苟一話一言之微不

慫於專王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周公戒王以

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周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陳氏經曰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三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降之異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並命士師是士兼兵也

君陳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

吕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

成其力量不同也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爲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愚謂和而從容則其馴擾孚化必有漸次而不苟於和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喪服

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以爲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周公制之成王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爲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爲天子以國爲家雖

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爲家則先君之喪正不得以爲已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也天下宜共喪焉嗣王且不得私其父而况可以其服爲已私服乎葉氏以爲畢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叛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爲其必以爲嘉服哉是皆不可得而曉矣大抵古書譌僞者多姑闕之可也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誥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

亦非也夫康王報誥乃求助於群臣為害於言哉

畢命

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朏　止　以休于前政

楊文懿公曰蒙讀書至畢命未嘗不歎周家累世之仁之至也當康王之時殷民入周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猶陵德背道怙侈滅義尚須旌別癉彰之政何其惡深難變一至於此意其在紂之時酗竊姦宄作仇相滅勢不至於弒逆不已雖微武王亦不能世其國矣及殷亡之后武王豈不知殷民之必叛而無法以治之但不忍誅戮而惟誥毖教誨使其革心而從

化耳觀康王命畢公之視殷頑民不但表宅里殊井疆以官治之而已必欲閑其放心而訓之德義懇懇拳拳若父之於子師之於生也則武王周公之所以誥戒殷民者可知矣惟其累世至仁若此故殷民在洛者其忠厚之俗獨超於諸國歷數百年而不變至春秋之世若盟向陽樊之民雖王以之與他國而猶不從亦若子之於父生之於師也周之所以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者非累世至仁何以致之後有得敵國之人患其叛已而悉誅之不遺噍類若秦政項籍不旋踵而已敗亡矣可不監哉

呂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氏以爲黃鐵

舜典金作贖刑則以爲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

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　止　若汝予嘉

康王以降凡命其臣必述文武之德而及其人之先

祖嘗逮事文武者以致懋勉之意至於平王命文侯

史臣徒以爲成式文具故一則曰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二則曰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而不復計文侯之祖唐叔初未及左右文武也徒殉彌文而不究其實可以觀世變矣

費誓

序言東郊不開則魯東郊正受敵之地漢孔氏以費爲東郊地名蘇氏以爲當時治兵於費耳費非魯東郊也

公曰嗟人無譁 止汝則有大刑

唐孔氏曰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爲監七百里之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

指言會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臨川吳氏曰峙糗糧不言會人盖伯命爲侯伯監七百里内諸侯率以同征糧食自當齎持盖統告諸侯在伍之人也楨幹芻茭非遠國所能自賚故責之會人也林氏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會之三軍故說者引以爲會有三軍之証然苟指會之軍制言謂之三卿三遂則可盖國必有四郊郊外爲遂其曰三郊三遂盖爽戎爲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遂之民盖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

秦誓

昧昧我思之　止　亦曰殆哉

夫治天下必無遺天下之才德而天下治苟非其心休休有容則雖有他技然以一人之能而廢天下之能相去豈不遠哉故曰成天下之事者不貴乎有天下之才而貴乎有天下之量自古及今治亂興亡罔不由此昭然可見孔子之所謂可大受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皆謂是也孔子刪書於秦誓不廢復何疑哉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四